

*You are
the
best thing in my life*

你是我生命里 最温暖的事

微酸袅袅首部暖爱小说
诚意致敬十年初恋

你敢陪我从校服到婚纱
我便敢与你初恋到白发

微酸袅袅

著

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

*You are
the
best thing in my life*

你是我生命里 最温暖的事

微酸袅袅首部暖爱小说
诚意致敬十年初恋

你放弃我从校服到婚纱
我逆袭与你初恋到白头

微酸袅袅
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事 / 微酸袅袅著. -- 上海 :
东方出版中心, 2016.10
ISBN 978-7-5473-1024-3

I. ①你… II. ①微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24717 号

《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事》

出版发行: 东方出版中心
地 址: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
电 话: (021)62417400
邮政编码: 200336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: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: 880×1230 毫米 1/32
字 数: 255 千字
印 张: 9
版 次: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5473-1024-3
定 价: 29.8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: (021)52069798

目录

CONTENTS

♥	♥	♥	♥	♥	♥	♥
♥	♥	♥	♥	♥	♥	♥
♥	♥	♥	♥	♥	♥	♥
♥	♥	♥	♥	♥	♥	♥



第一章
洛伊东，你欺负我



第二章
心动却不承认心动



第三章
他在笑而我在生气



第四章
悄悄，是你活得太爷们了



第五章
“喜欢一个人”这件事，我很没有经验



第六章
幸福是无处不在



第七章
我亲爱的男朋友



第八章
那是我们缘分的起点

目 录

- 161 / 第九章
我心爱的少年的心爱之人
- 178 / 第十章
悄悄，我也是要面子的
- 197 / 第十一章
我最亲爱的哥哥和我最好的朋友同时脱单了
- 215 / 第十二章
真爱是就算我知道会痛，也要奋勇赌上所有
- 235 / 第十三章
美好和温暖的未来
- 254 / 第十四章
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事
- 272 / 番外：
到底谁先爱上谁
- 276 / 后记：
送你一颗糖

//

第一章

洛伊东，你欺负我

●

●

//

我乔悄悄，以后要是嫁人
死皮赖脸也要嫁给建中的男生
他停在离我很近的位置，轻声说
乔悄悄，不要气馁
你是有机会嫁给建中男生的
我也是建中的啊，我会给你机会的

我一边洗手，一边对官思诺说：“我这个人吧，什么都好，就是容易紧张。”

官思诺跷着兰花指，看着自己新做的光疗美甲，“呵呵”一笑说：“悄悄，你能说出上面这句话，就证明你不可能是一个‘什么都好’，唯一特点只是‘容易紧张’的人——你还认不清自己啊！”

哼，学霸了不起啊？学霸就能那么气人了？学霸就能对我随口说的话，都非要用严密的逻辑堵死我了？

我愤愤不平，但最不平的是，官思诺这么气人，竟然还是我“死党排行榜”上排名第一的人，并且多年来长期霸占那个位置。

“你那个破指甲，像被狗啃过似的，有做美甲的必要吗？还光疗呢，贵死了。”我一时找不到官思诺的弱点，只能攻击她的指甲，“而且还是透明的，真不知道意义何在。”

可恶，等会儿就是全市高中生英语演讲比赛了，我已经紧张到洗了八百遍手了，可官思诺这个家伙，竟然中午还有空偷溜出去做指甲。

“你不懂，这叫‘武装到指甲’。”她摇头晃脑地说，“至于做成透明的，还不是因为老张古板。幸好他眼睛有点老花，我做成透明的他就看不着了。这样他高兴，我也高兴。”

老张是我们的班主任，年逾五十的一个小老头，平日眉头紧锁，像是别名“不高兴”。

据说他去年只笑过两次，第一次是官思诺高一第一学期期中考试考了全年级第一，第二次是官思诺高一第一学期期末考试考了全年级第一。——每次和人说这个，我都跟念绕口令似的。

“悄悄走吧，那边好像点名了，我们得去准备了。”官思诺站在洗手间门口，冲后台的方向张望着催促道。

这洗手间就设在后台出口不远处，站在门口就能看到那边人员

进出情况。

“好好，我洗最后一遍。”我把水龙头开到最大，闭上眼睛，听着“哗哗哗”的水声，感受那种液体流过指间的顺滑感受，顿时觉得神清气爽，那种心跳加速、血液逆流的紧张感瞬间消失无踪影。

我一遇到什么比赛就容易紧张，而我一紧张就想洗手，因为洗手时就没那么紧张了。

可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，感觉就又不太好了——不是我紧张的毛病又犯了，而是有个人用一种看外星人的眼神看着我。

这个洗手间的格局是进门一排洗手台，两头各有一个房间，就是男厕和女厕。所以无论男女，上完厕所后都是在一个地方洗手。

此刻用看外星人的眼神看着我的人，性别男，穿着建中的制服，应该也是来参加英语演讲比赛的参赛者。

虽然建中是和景美并驾齐驱的城内另一所著名省级重点中学，作为名校生多少有点傲气这一点我自己也是深有体会，可我平时都是努力压制这股傲气，让自己散发出一种平易近人、和蔼可亲的美好气质——可这家伙倒好，一点思想觉悟也没有，“老子很屌”这四个字就差没刺额头上了，斜眼看人的眼神让我分外不爽。

“你看什么？”我瞪着他问。

混蛋，这家伙长那么高干什么？我质问他还得抬着头，好像很景仰他似的。

“显然，是在看你。”他慢悠悠地回答我。

官思诺发现我这边情况有异，连忙进来看个究竟。她打量打量那家伙，又看看我，突然长长地、暧昧地“哟”了一声，然后推了我一下说：“悄悄，你行啊，上个洗手间还有人跟你搭讪。”

“我们这么剑拔弩张的气氛，你竟然能看成搭讪？我怎么可能搭讪这种——”我又看了那男生一眼，转头对官思诺说，“这种自以为是到不行的‘孔雀男’？”

我话音刚落，男生慢悠悠地接口道：“如果说搭讪，严格来说，刚才你是你先开的口。”

What? 一瞬间我心中气血翻涌,差点蹦起来。我指着他的鼻子说:“你给我说清楚,谁跟你搭讪了?要不是你用那种看外星人的眼神看着我,我会问你话?我乔悄悄什么眼神啊,搭讪你?”

在我有理有据、接二连三的反问下,他困惑地皱起了眉头:“敲敲敲?你是个结巴?”

“什么?”我一时没反应过来。

“结巴也能参加演讲比赛?哦,可能你说英语时就不结巴了。”他一番自问自答后不再看我,对着镜子整理他的制服领口和袖口,说,“好吧,我原谅你了。”

“原谅我?”我迷茫地看着他,不知道这又是唱的哪一出。

他指了指制服下摆的水渍,然后挑了挑眉毛。

我产生了三秒钟的歉疚,可三秒钟后,我的歉疚就用完了,因为他接下来说:“毕竟不能对每个人都要求太高,关爱‘有困难’的同学是我应该做的。”

官思诺一脸看好戏的表情,在一旁煽风点火:“洛伊东,你这是在暗示我们悄悄是弱智儿童吗?”

官!思!诺!我一眼横过去,真想扑上去掐死这个毒舌女学霸,再一个侧踢,踢飞旁边这个如孔雀一般的高傲男——对了,官思诺叫他什么?洛伊东?这是他的名字?他们认识?

“这可是你说的。”洛伊东擦擦手,离开洗手间之前又丢下一句,“景美真是不行了,一届不如一届。”他说那话时,眼尾瞥着我,嘴角扬着笑,那语气,十分少年老成。

我气得追到洗手间门口,对着他的背影大声说:“洛什么东,你听好了,你侮辱我可以,但不能侮辱我的学校!什么‘景美不行了’——你等着,我们比赛见分晓!我……”我犹豫了一下,到底对自己的实力有些心虚,但输人不输阵,反应飞快地接着道,“我的好朋友官思诺,一定会打败你的!”

我话说完之后,除了官思诺一直像只要鱼干吃的小猫一样不断挠我之外,其他人都静悄悄的——因为比赛即将开始,所以后台和

门口都聚了不少人。我嗓门又大，这一喊，几乎所有人都停下来看着我们仨，然后又异常默契地纷纷交头接耳，脸上的表情精彩纷呈。

“哦，这么有自信。”洛伊东转过身，淡淡地问我，“如果我赢了呢？”

“你赢了我就去你们学校给你送锦旗，喊你三声‘大王’吧。”我拍掉官思诺烦人的手，推开她忐忑地叫着我名字的嘴，充满自信地说。

这赌注，是我哥乔静要和我打赌时常说的话，此刻我一顺嘴说出来……好像哪里怪怪的？

洛伊东很快就为我解开了疑惑：“‘大王八’还是让给你当吧。若是我赢了，你去建中，不用给我送锦旗，当众说句话就成。”

“什么话？”

洛伊东直视着我的眼睛，微微一笑道：“承认我们建中确实比你们景美强，你以后要是嫁人，死皮赖脸也要嫁给建中的男生。”

我不及细想，一口答应：“好，没问题——那要是你输了呢？”

“无论是不是官思诺第一，只要第一不是我，都算我输。”洛伊东对我一笑，凑近我的脸，说，“我若输了，你想我怎么样，我就怎么样。”

“成交！”我满心欢喜，而后又故作善良地说，“你放心好了，我也不会太为难人的。”

洛伊东看着我，好似浑身散发着一股智商上的优越感，他朝我近乎轻蔑地一笑，像个帝王那般转身。

众人沉默地目送他走入后台，然后再度异常默契地纷纷交头接耳，脸上的表情变成了刚才那个精彩纷呈的比较级。

每一个人的内心好像都在呐喊——“这次来参加比赛，真是值了！”

我得意地捅了捅身边的官思诺，说：“等下看你的了啊。一般人我不敢打包票，不过我信得过你。你是官思诺啊，景美前后十年难得一见的超级学霸啊。”

“呵。”官思诺一声冷笑。她刚才被我推开之后就保持着异常的安静。

“你怎么了？我刚才推疼你了？没有受伤吧？千万别影响了会儿的比赛。”官思诺任由我捧着她的脑袋深看浅看，但她本人继续保持高冷的表情说：“悄悄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会知道洛伊东的名字吗？”

“对呀，为什么啊？”我也很好奇，官思诺竟然还认识我不认识的同龄人。

“因为我去年也参加过这个比赛，而你当时没入选。”

我恍然大悟：“我记得那次比赛你得了一等奖啊，超棒的啊。既然洛伊东已经输给你一次，就会……”

“他是特等奖。”

“什么？！”我如遭雷劈。

“原本比赛只有一等奖，因为他表现实在太出色，如果他得一等奖的话，另外两个一等奖就无法评选，所以评委特别为他设了一个特等奖。”官思诺默默地看着我说，“悄悄，这就是刚才被你一把推开之前，我想对你说的话。”

“没事，没事……”我强颜欢笑，“他去年得了特等奖之后可能就骄傲自满了呢？而你就更加虚心向学了呢？思诺，你别的优点不多，可是智商上的事，哪一件输给过别人？你要对自己有信心……”

“我在景美没输过，可出了景美，也不一定。”官思诺叹了口气，问我，“而且，你觉得我是虚心向学的人吗？”

不像。官思诺之所以能成为学霸，和勤奋努力之类的事情没什

么关系。她就是聪明，过目不忘，举一反三，得天独厚，特别气人。她爸妈小时候据说也都是神童，全部在二十五岁之前就拿到博士学位，醉心学术，在科学的海洋里自由徜徉、双宿双飞。

官思诺从小就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，隔代亲，受溺爱得不行，这才造就她今天这副奇葩模样。

可官思诺说我才是奇葩——“乔悄悄，你这个大奇葩，参加个比赛光知道紧张得洗手，连参赛对手也不知道花时间了解一下！不了解也就算了，本来就是一场游戏而已，还傻了吧唧和人打赌！打赌也就算了，一般人我也就替你扛下了，你还一挑就挑中个终极大BOSS——你这是要逼死我，还是逼死你自己啊？”

我的心中悲痛万分，缓了许久，才顺过气来。我绝望地看着官思诺问：“他刚才说，如果他赢了我要去他们学校做什么来着？你说我现在去和他说这个打赌作废，他会答应吗？”

官思诺无比同情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：“悄悄，木已成舟，你节哀吧。”

比赛结束，我毫无意外地沦为炮灰，官思诺拿了一等奖，而洛伊东——不知道是不是主办方上了瘾，又给他颁了个特等奖。

他上台领奖时好像特别高兴，笑得眼睛都快弯成两个横过来的小括号了，惹得我后排的两个女生发出无法压抑的尖叫声——“啊啊啊啊，洛伊东笑了！”“啊啊啊，洛伊东好帅！”

有没有出息？少女的自尊呢？我对她们这种“不自尊自爱”的行为很是嗤之以鼻。

洛伊东发表得奖感言：“这是我第三次参加这项赛事了，是最后一次，也是最愉快的一次。谢谢评委老师公正的打分，也谢谢我自己。”

我正在心中大骂洛伊东装腔作势、虚伪丑陋之时，他的眼神突然落在我的身上，在这不算狭小的礼堂里我们隔空四目相交。

我警惕地看着他，心中有种不祥的感觉。

果然，他看着我缓缓笑道：“另外，第五排正中间穿景美制服留短发的这位同学，欢迎你去建中做客。”

所有人都看着我，包括第一排的评委也回过头，在人群中搜寻洛伊东指的那位同学——我乔悄悄本人。

聪明如我，立刻也左右张望，假装他说的那个人不是自己。

“别看了，乔悄悄，我说的是你。”洛伊东说完这句不再看我，再次说了声“谢谢”，然后走下领奖台。而我在围观群众好奇的注视中，满脸充血，一边恨不得立刻找条地缝钻进去，一边在心里把洛伊东翻来覆去地千刀万剐。

我认为只要我认怂，我和洛伊东的那个赌约就能悄无声息地混过去。毕竟我和他不同校，他总不能跑到景美，再把我拎到建中去吧？就算以后在其他场合偶遇，他质问我为什么没有履行赌约时，我也可以说不知道他的联系方式，无法约时间呀……

“官思诺，你觉得我说得有没有道理？这里还有没有漏洞？你用你严密的逻辑帮我搜索一下。”我正专注地和官思诺讨教如何体面地耍赖时，一抬眼就看到洛伊东站在我们面前。

我张口结舌，像正做坏事却被抓到的倒霉蛋。

“小结巴，你见鬼了吗？”

洛伊东挑眉看我，那似笑非笑的表情，讨厌得让我极度想要挠他一脸。

可是我不敢，他是赢家。

我不想去建中当众说什么奇怪的话，而除了耍赖之外，唯一能“赦免”我的人就是他了。

我酝酿着情绪，可怜兮兮的表情才浮起一点点，洛伊东就像猜透了我的心思一样，换成冷眼看我说：“别告诉我，你想不认账？”

“谁说的？”我嘴硬道。

“那么明天中午十二点，建中篮球场见？”

“没问题！”官思诺又在挠我了，我抓着她的手，但眼睛瞪着

洛伊东，有种过去海报上的工人阶级架势。

“一言既出……”洛伊东笑得像只大尾巴狼。

“驷马难追！”

他等我说完这句话，满意地转身，背对着我们晃了晃手，连声再见也不说就走了。

“这个家伙，太气人了。”我扭头看向官思诺，在她脸上看到了深切的同情。

“悄悄……”

“你别说了，我知道！”我抬起手，阻止她继续往下说，“可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我不能给他们建中的留话柄，说我们景美，不过是一群言而无信的女人和娘炮——我们景美娘炮是很多，但也不能这么被人羞辱啊？他们那种话，充满了深深的性别歧视，是极端错误的。所以明天，我一定得去！”

“悄悄。”官思诺“啪啪”鼓起掌来，貌似一脸崇拜地看着我，“你是个英雄。”

“那当然。”我又高兴起来，勾住官思诺的肩膀亲热地说，“那个，你明天陪我一起去。”

“啊？为什么是我？”

“当然是你，我可是我‘死党排行榜’上排名第一的人。”

“哎哟！”官思诺哀号，“我的命，真苦啊……”

03

就这样，在一场正儿八经的英语演讲比赛中，我没有通过我标准的英伦腔给人留下什么印象，却因为洛伊东的一句话而扬名城中各大高中，特别是建中。

这可不是我吹牛，是有人证的。

就在当天晚上，乔静刚回家就冲进我房间一声大喝：“悄悄，听说你今天参加英语演讲比赛，被洛伊东当众点名了？”

——忘了介绍，乔静，我的双胞胎哥哥。

我爸因为特别喜欢那部电影《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》，在我们出生后就为我们取名乔静和乔悄悄。

我倒还好，乔静身为一个性向笔直的纯男性，开始识字之后就几次三番抗议，对自己的名字表示了强烈的不满，认为太缺乏阳刚之气。

我当时还安慰他：“哥，你就省省吧。照我们爸那个脑回路，他不参考‘静悄悄’，那就要参考‘这里的黎明’了，你想叫‘乔这里’吗？”

当年十岁的乔静立刻摇头。

我说：“对啊，我也不想叫‘乔黎明’，所以，既来之则安之吧。”

乔静后来又有过几次改名的意图，比如在作业本上把“乔静”写成“乔靖”，像是大侠乔峰和郭靖的完美组合；比如上网百度“如何不通过父母自己改掉户口本上的名字”；比如又找我妈去打滚哭诉，就像他想早我一年上小学，以显示他作为哥哥的身份地位时一样——不过皆被我爸一巴掌打回来。

“老子起的名字，你就给老子用一辈子！你和你妹连起来叫‘静悄悄’，多和谐，多美好！”

我爸这人，从不在乎我和乔静在学校表现如何，成绩考得怎么样，他只在乎两件事：第一件，我们是不是遵纪守法，是不是善良；第二件，我们兄妹是不是相亲相爱。

所以乔静这种想要改名的行为，在他眼里就是妄图割裂我们兄妹的牢固关系，破坏我们兄妹的美好情谊，他是万万不允许的。

好在我哥这人，巴掌挨多了，也就消停了。

乔静的那声大喝吓了我一跳，导致我顿了一秒才“咔嚓”一口咬下手里的苹果。

“好像是吧……”这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

“他们还说，洛伊东羞辱了你？”

我本想一口否认，但想了想，吸吸鼻子，露出可怜兮兮的神情说：“是啊，他欺负我！”

我以为身为我的双胞胎哥哥，又是一个血性男儿，他听了这话肯定是要一跃而起，冲出门去找洛伊东拼命吧，谁知乔静的下一个反应是——“啊，真的？哈哈哈哈哈！”

这魔性的笑声，让我只能冷眼相对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“笑苍天有眼……啊不，我怎么能说出自己的真心话呢？哈哈哈哈哈……”乔静冲我挤眉弄眼，满面春风。

“乔静！”我真为我们稀薄的兄妹情感到遗憾啊。

“拜拜！”乔静心情大好地冲我挥挥手，转身准备离开我的房间。

“且慢！”我突然想起乔静也是建中的，而且比我高一级，所以他和洛伊东不只同校，还同级。

“喂，哥，你认识洛伊东吧？他在你们学校，是个怎么样的人？”我拦着乔静问道。

“他啊，”乔静说，“可是一个神一样的存在。”

同样身为骄傲自大的“孔雀男”，我可从没听过我的亲哥哥乔静给过谁那么高的评价，不由好奇地追问：“他怎么个神法？”

“你也知道，我们建中和你们景美不一样，”乔静很欠揍地看了我一眼——为了不打断他的发言，我忍气吞声——“我们学校牛叉的人太多了，比如你哥哥我。可是在这样的环境里，洛伊东也从来没有考过第二，一次也没有。”

“嘁，这就算神啦？”我咬了口苹果，口齿不清地说，“这算什么，官思诺也一样啊，我可没觉得她神。我看，还是你少见多怪。”

“No, No, No。”乔静摇晃着手指头，在我面前装老外，“你真是 too young too simple。洛伊东这人，他除了头脑好，运动能力也很好——你又要说这没什么了不起是不是？可一个人，如果他头脑好、运动能力好的同时，唱歌也好，绘画也好，书法也好……他想做什么，他就能把什么事做成，你说，这算不算‘神一样的存在’？”

我吞了吞口水说：“如果是这样，我只会形容这个人很优秀，

毕竟神一样也太夸张了。”

乔静瞄了我一眼，像是又在动什么歪脑筋。

他突然话锋一转：“不过，能力太强，有时候也可能变成凶器，成为灾难。”

“为什么这么说？”我一步步走入乔静挖好的“坑”。

“他很小心眼，特别记仇，睚眦必报，而你也不知道洛伊东聪明过人，所以他整人的手段也是很让人怕怕。”乔静吓唬我，“有人说，他只是在背后非议洛伊东两句，后来就被退学了。”

“……真的假的？那个人退学不关洛伊东的事吧？他有那么大本事？”我将信将疑。

“不知道，但是那个人在朋友圈里是这么说的。”他眯着眼睛对我说，“他会羞辱你一次，就可能会羞辱你第二次，悄悄，你可要小心哦！”

我后来才知道，乔静当时是故意吓我的，让我误以为自己惹到一个“心狠手辣”的人。他就想看提心吊胆的样子，变态地在心里乐开花。

可我当时真的信了，睁大眼睛发愣，然后扑倒在床上，连声哀叹：“完了完了完了……”

我真不知道自己得罪的原来是这么一尊能力卓越却小心眼的“神”啊！明天我赴建中履约，不知会被他如何狠狠羞辱……

我越想越伤心，把头埋在被子里，“呜呜”哀鸣个不停。

我爸下班回家，听到我的哭声冲进来，一看房中情景立刻朝乔静举起手，作势要扇他，并伴随铜铃大眼的怒视和一声暴喝：“你敢欺负你妹？”

“没有没有，绝对没有！”乔静赶紧把我从在床上扑街的姿势拉成坐姿，然后挤我身边硬勾住我脖子，与我头挨头地说，“我们相亲相爱着呢——是不是啊，妹？”他语音颤抖。

“嗯。”我点点头，趁机打劫，“哥，我这么相亲相爱，要是有人欺负我，你要保护我哦！”